



黄沙戈壁背后藏着一缕茶香

□ 张新新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在很多人脑海里，地处大西北的甘肃，似乎是风沙漫漫、戈壁无垠。然而，甘肃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丰饶与神奇。就在这片以黄沙戈壁闻名的土地上，竟藏着一抹意想不到的绿意，和一缕清幽的茶香。

“茶仙”陆羽在《茶经》中称茶为“南方之嘉木”。很多人因此认为，茶叶只能生长在烟雨迷蒙的江南。谁又能料到，在甘肃东南部的崇山峻岭之间，却也藏着一片出产茶叶的“陇上江南”。

车子一进入甘肃省陇南市腹地，窗外风光便陡然转换。山不再是光秃秃的土黄，而是被葱郁的绿意浸透。这里是甘肃少有的长江流域地区，空气中饱含充沛的水汽。尤其是文县碧口、康县阳坝、武都区裕河一带，森林覆盖率高达85%以上，云雾缭绕，满目葱茏。

甘肃的茶叶，自带一份独特的“西北脾气”。作为中国江北茶区的北缘，陇南的茶园散落在海拔600米到1300多米的山坡上。昼夜温差大，茶树生长缓慢，干物质积累多，叶片肥厚。高纬度、高海拔的独特禀赋，孕育出陇南茶叶“高香、高甜、高鲜”的品质特征。

泡上一杯陇南的龙井，扁平挺秀的茶叶在水中缓缓舒展，汤色黄绿明亮；细细品味，滋味浓爽醇厚。陇南绿茶所含的茶氨酸、茶多糖以及钙、铁等微量元素，独具一格。

过去，陇南藏在深山人未识，交通闭塞，产业单一，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村子日渐冷清。如今，一片小小的茶叶，让这些山村重新焕发生机。

2025年，陇南全市茶园面积达20万亩，干茶产量2067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20亿元。这背后，是1.72万户茶农、5.67万人的生计与希望。

在当地，一个有趣的现象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夫妻档”活跃在产业链两端——丈夫忙碌于茶园和车间，负责生产和品控；妻子则拿起手机，通过抖音等平台直播卖货。线上线下，各司其职，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年轻夫妻搭档在陇南茶区越来越多。他们用新思维、新渠道，让传统茶产业焕发出青春气息。

走进文县李子坝村，苍翠欲滴的茶园如碧波荡漾，在起伏的山坡间勾勒出层层叠叠的绿浪。几幢白墙灰瓦的民居半隐于茶垄尽头，炊烟袅袅，恍若世外桃源。

这个仅有690人的村子，拥有4800亩茶园，7家茶厂，年均产值超2000万元。村党支部书记侯健介绍，李子坝是文县在摩天岭以南唯一的村子，从1955年开始发展茶叶。当地党委、政府从湖南、浙江调来茶籽，引导种植，一步步将其发展为茶叶种植专业村。

值得一提的是，李子坝村地处大熊猫国家公园白

水江分局辖区，是大熊猫、金丝猴、羚牛等珍稀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人与熊猫共享同一片绿水青山，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在这里找到了平衡点。

陇南过去以绿茶为主，2011年开始试制红茶。马龙茶、黑茶等品类也被陆续开发。采茶从一季变成三季，夏秋茶不再被浪费。

茶香还引来了游客，昔日深山茶区，如今成了生态旅游景区。茶香也激活了深埋的文化记忆。康县的茶马古道，是古代“汉中买茶、熙河易马”的重要枢纽。2009年，当地发现一块刻有“茶马贩通番捷路”的明代残碑，使康县成为全国少有的有碑刻佐证的茶马古道途经之地。2011年12月，茶马古道（康县段）被列为甘肃省第七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入选国家“十二五”重要大遗产保护项目库。如今，当地政府正将茶马古道文化、茶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游客可以沿着古道遗迹徒步，聆听马帮故事。

站在陇南的茶园里，望着层层叠叠的茶山，再想想千里之外河西走廊的戈壁风沙，那种巨大的反差感让人恍若隔世。可正是这种“不可能”，成就了甘肃最动人的魅力。大漠戈壁是甘肃，碧绿茶园也是甘肃。这片土地从不自我设限，它既容得下金戈铁马的壮阔，也藏得住一盏清茶的柔情。

（压题图片：冉创昌摄）

白龙江：一条江的独白

□ 张峻繁

我是从石头缝里醒来的。

在甘南碌曲郎木寺以西，那个叫曲哈尔登的地方，几眼清泉是我最初的乳名。起初，我只是苔藓间几声怯生生的低语，连脚步声都轻得像一声叹息。没人能预料，这几缕在此刻还显得有些单薄的细流，日后竟会在这条深邃的峡谷里，长成一条咆哮的白龙。

刚出山时，我以为自己属于静止。流过郎木寺，人们唤我“乃溪”，视我为圣水。我甘愿收敛起所有的棱角，绕着寺院缓缓踱步。我看金顶在阳光下把光芒刺入云端，听赛赤寺与格尔底寺的钟声在我的水面上交汇、纠缠。那时的我，像一位慈悲的僧，将两岸的香火气揽入怀中。水鸟在我背上梳理羽毛，转经筒的影子在水中打转，我曾天真地以为，守着这一方清静，便是永恒。

然而，安稳是河流最大的谎言。当我的骨头开始发痒，我知道，我必须去往更深的地方。

我一头扎进了迭部与舟曲的深山，那一刻，我体内的野性被彻底唤醒。

峡谷试图夹碎我，巨石想要截断我，但我偏不任命。我横冲直撞，用身体撞击岩壁，撞出白花花的浪，吼声震得群山都在颤抖。世人称我为“响水河”，这名字我受之无愧！在这片大山深处，我不是好惹的主儿。我将水沫子抛向高空，把雷声吞进喉咙，这才是我原本的脾气——宁折不弯，向死而生。

当然，我也懂得如何温柔。当我流经河谷，我会慢下来，温顺得像一位刚刚出嫁的新妇。两岸的青稞和油菜花靠我喂养，女人们在河边捣衣，那噼里啪啦的笑声落进水里，我也跟着乐。

直到我闯进武都的地界，我才真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味道。这里的人称这片土地为“陇上江南”，但我更爱这里的烟火与辛辣。两岸山坡上，漫山遍野的花椒树扎根在沙质土壤里，贪婪地吸吮水分，在阳光下欣欣向荣。每当盛夏，那些红彤彤的花椒果挂满枝头，风一吹，醇厚浓烈的麻香便顺着风势，一股脑地钻进我的怀里。

我卷着这股香气，把武都的热烈与辛香，揉进每一朵浪花里。

清晨，我看见背着竹篓的椒农在岸边忙碌，他们粗糙的手指轻轻一捻，花椒壳裂开的脆响混着扑鼻的麻香，是这片土地最真实的呼吸。农家院落升起的袅袅炊烟里，都混合着搅团的酸辣、罐罐茶的醇香，麻辣佐料里的一抹辛香。

这些琐碎而滚烫的日子，就像那花椒一样，初尝微麻，回味却有着绵长的甘甜。

我活了太久，肚子里装满了泥沙，也装满了故事。

《禹贡》里写我，那时我叫“桓水”。后来，阴平古道上的马帮从我身边经过，马蹄声、铃铛声，叮叮当当响了好些年。再后来，红军队伍要过腊子口，那仗打得惨烈，我躲在山沟里瞅着，心里揪得慌。鲜

血染红了我的波峰，呐喊声至今还沉淀在我的河床底部。

有时我也犯愁。我想伸手抓天上的云，够不着；想去大海浪里打个滚，又得先钻进嘉陵江的怀抱。这就是命吧？可我偏不服！山沟子困得住我的身子，困不住我的心。我宁可绕着弯子跑，也要往东头奔。你看，我虽被山压着，可从来没停过脚，一直朝着日头升起的地方淌。

秋天，我最爱看两岸的白杨。叶子黄了，风一吹，簌簌地落，像一群金色的蝴蝶追着我跑。江边的草窝里，有个藏族少年捧着书念，旁边的羊群啃着枯草。他念的是明天的路，我淌的是过去的河。我俩就这么默默守着，一个往前奔，一个往远看。

我知道，我的终点在四川广元昭化。到了那儿，我就成了嘉陵江的一部分，“白龙江”这个名字，打这儿起就渐渐没人提了。

可我不在乎。“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永生。我不是没了，是化成了更大的水，带着山里的故事、寺院的钟声，还有武都那一缕挥之不去的椒香，往更远的地方去。

我是一条江，从雪山沟里爬出来的江。我有我的犟劲儿，也有我的念想。我不图什么大名声，只愿在这片养我的土地上，流得痛快，活得踏实。

你若路过，听见水声里有老故事在打转，别惊讶，那是在跟你唠嗑呢！

思念是一只小船（组诗）

□ 尹 奥

约定

成了爱情的信物
成了三十二场战争的恶果
孤独死亡，离不开小金鱼
我不是奥雷连诺
是孤独的程序

黄昏时光

与父母、妻子儿女
约定，便成了家
与朋友、同学、周围的人
约定，我便成了我们
与生活、学习、工作
约定，便成了人生

打理一下头发
是一生一年，一个季节
或者一个时辰

和这个黄昏的时光呼应
一些已经模糊
也有一些依然清晰
黑白白多

距离

时光在山凹处散去
山谷一声空响

今夜，下着小雨
你听到了吗？
雨在说些什么？

形如尘埃

不是星星
是时光雕琢的一粒尘埃
落在你的衣袖
可以弹去
可以忽略
也可以留着

时间和你的眼睛一起
观望一片海
观望最灿烂的一颗星
也看太阳
落下又升起

一粒雪花

手捧一粒雪花，感受冬季
雪溶入血液，白了头发

你说，捎一朵雪花
回来，以示与别人的区别
我小心地藏一粒雪花
在夏天，给你

新羽

我必须走出，轻盈地
在一朵油菜花前
用身体里全新的虔诚
投向那片金黄
必须走到春天的深处
双膝跪地
额头抵达大地的青
让刚飞回的燕子
让春天的第一滴雨
第一片阳光，第一枚嫩芽
让泥土深处醒来的水
都能听到虔诚的声音
懂得，新长的羽毛
全部用来飞行

除夕帖

写首诗，在除夕之前
怕错过最后一趟列车
赶在消失之前
有个人影在晃动，是母亲
最后的背影

山头的雪渐渐消融
渗入大地，有着温暖
在吮吸，叶子有了形状
春天会变绿，像一个人
无处躲藏

你的位置

在我
左胸的第四根肋骨下
跳动，不深
离这个世界
只有一寸
你却让我
烦躁不安
跳动的幅度
频率太大
肋骨隐隐作痛
使我
看山不是山
看水不是水
后来我
安静如佛
脱下袈裟
山依然是山
水依然是水
你一直
在这个位置上
没有挪动

感“六一”二首

□ 李正志

忆儿时过“六一”

每临六一心犹切，急切堪如盼大年。
白衬衫新裙带舞，红领巾中艳亦旗鲜。
欢歌满腹情方炽，逸兴盈眸韵自旋。
数十春秋弹指过，人生最忆少年颜。

观西幼“童趣集市”

幼儿园里货琳琅，当主萌娃节日忙。
购物玩游融一体，稚声买卖智心长。